

《胤禛围屏美人图》藏秘再探

杨新

在今年五月号《紫禁城》(总二二〇期)上,刊登了林姝《「美人」欤?「后妃」乎?——〈十二美人图〉为雍亲王妃像考》一文。读后十分高兴。尽管该文不赞同我的意见,但其所揭示出来的资料,恰好证实了我的观点。

我在《「胤禛围屏美人图」探秘》一文中,从多个角度探视,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十二幅美人画所画的即是胤禛亲王时的嫡福晋,也就是他继位被封为皇后的那拉氏(文载《故宫博物院院刊》二〇一一年第二期,《紫禁城》二〇一三年第五期收录)。林姝的文章根据《寿皇殿尊藏圣容黄册》的记录,揭示出这十二幅美人画,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接受登记以前,是收藏在寿皇殿的。其具体记录是:

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内务府大臣恭亲王等奉

旨由宫内请至寿皇殿供奉

世宗宪皇帝圣容一尊 御案上供奉

世宗宪皇帝圣容三轴 一匣 西大柜尊藏

笔墨双妙册一册 西大柜尊藏

册页二张 西大柜尊藏

御容十二张 西大柜尊藏

以上五款系由雍和宫后佛楼金塔内请出

是什么样的女人画像,竟这么有头有脸地和雍正皇帝的塑像与画像一起藏入雍和宫佛楼金塔内呢?

她不但能享受到每日僧侣们敬奉的香火，而且还能得到子孙后世帝王们顶礼膜拜！以常理推之，当然只有雍正皇帝的皇后，才能担当得起如此隆重而崇高的大礼。其实林姝的文章已经指出：「在这本黄册中，登记着帝后画像四百六十九件（套），凡是皇帝的画像，一律称为『圣容』，皇后的画像则称为『御容』。」这不是很明确地告诉了我们，这「御容十二张」，不就是皇后画像吗？还有什么可要「考证」的呢？问题就出在这十二幅画像，在「黄册」的登记中，没有具体的冠名，而是笼统的成为「御容」，教人犯嘀咕，这倒是需要我们来进一步讨论的。

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确认，这里的「御容十二张」，是不是即内务府档案中所说的「美人绢画十二张」？朱家潜先生说：是。林姝说：不是。究竟谁是谁非呢？

关于内务府这条记事档案，在朱老的《关于雍正时期十二幅美人画的问题》一文中，首次披露于世，为便于读者，今抄录于下：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司库常保持出圆明园深柳读书堂围屏上拆下美人绢画十二张，说太监沧州传旨：着垫纸衬平，各配卷杆。欽此。本日做得三尺三寸杉木卷杆十二根。

朱老回忆他在为这十二幅画像作编目时说：「这十二幅画是托裱过的，但没有天杆，没安画轴，当然也没有轴头。除画心本幅以外，只是四周有绫边，托裱相当薄软，平整无浆性。每幅画有一根杉木卷杆，比一般画轴要细得多。……尺寸和上述档案完全相符。」从画幅的数量、绘画所用材质、简单装裱形式、卷杆尺寸长短，以及所画的都是女性形象，全都一一相符，除了依记录作伪，哪里能这么巧合的？如果不是的话，时间去之不远，这东西又在哪儿呢？所以朱老的判断是正确的，不容置疑。

根据这条档案，朱老认为这十二幅画像画的不是雍正的妃子，而是一般观念中的美人。其理由是：「凡『裱作』托裱妃嫔们的画像，都记载为『某妃喜容』，『某嫔喜容』，『某常在喜容』等等，都是书以名号的。最概括的写法，也要称之为『主位』，……不能写作『美人绢画十二张』。」林姝因为事先知道「御

容十二张」曾经和胤禛塑像和画像一起藏入金塔内，又转移至寿皇殿宝藏，不是胤禛的妻子又是谁呢？所以定名叫「雍亲王妃」。可是却又基于与朱老同样的理由，硬把档案中说的「美人绢画十二张」说成是另外的作品，以自圆其说。

我们看问题，既不能简单化，也不能绝对化。世间的事物是多样变化而复杂的。有时表现出来是非此即彼，有时则是即此即彼。具体的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像礼制问题，即使在封建社会，也会有经有权的不同。《孟子·离娄》上有一段对话很精彩：「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援之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嫂溺掉水里了，弟弟伸手去拉她一把，从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女来看，这是不符合礼制的，不管是什么人，见死不救，孟子骂他「没有人性」。这就是「即此既彼」。这十二幅女性画像，不管叫什么，「美人」也罢，「御容」也好，甚至什么也不叫，从它创作构思开始，到使用，到装裱，到收藏，一路都是走着一条特别的路，我们就不能够按照「常态」来看待它。

我在《胤禛围屏美人图》探秘》一文中指出，这套画像是胤禛和画家一起构思并亲自参与制作创造出来的。其用意是借传统的「香草美人」的象征寓意手法，以抒发心中的郁闷。为了安全起见，用了自己的嫡福晋那拉氏作模特，画成后裱成围屏，成为了一件艺术作品。这在宫廷绘画的创作构思与装裱形式中，是非常特殊的。将它称之为「美人」图，也是胤禛自己。在他的《雍邸集》中，有题「美人把镜」、「美人展书」的部分诗句，是胤禛亲自把它写到画面上去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拙文）。因此这套画像，在日常生活中，就没有归到肖像画中去，所以在内务府的报告中，在胤禛那里称作「美人」，不能说是犯忌讳的。这套画像从围屏上拆下来，在装裱上只作简单的处理，这是胤禛的旨意，也许他另有打算，只是没有来得及，因为仅只有三年，他便突然去世了。收藏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但一定是与他逝去之前生活最密切的地方。也许就在他死去时的卧室中罢？为什么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年）弘历将雍和宫改为佛寺时将这五件东西藏入金塔内呢？有什么讲究？一般来说，没有骨殖，仅将遗物和画像藏入塔内，就像是衣冠冢一样，男女画像在一起，也应象征着夫妻合葬。林妹的文章中说，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这十二张画像从金塔里取出来时，在奕訢的奏折里称为「前朝宫装画像十二张」。林妹的文章认为改称的原因因为「或

许经过辨认，或许查到了乾隆年间的秘密档案。我想两者都不可能是，试想这十二幅画像，从入塔到出塔，中经一百一十八年，能请到什么人来辨认？此外将画像及遗物装入金塔内，一定有庄严肃穆的仪式，是公开的活动，有什么秘密可言。即使有什么「秘密档案」，当时奕訢能看到，时隔不久，到我们今天就不是秘密了。其实问题很简单，是奕訢的脑子生了锈。恭亲王奕訢是雍正皇帝的玄孙，他也不想一想，能把那些莫名其妙毫不相干的大批女人的画像，去与皇祖宗的塑像和画像一起藏入金塔内吗？什么叫做「前朝宫装画像」，简直糊涂到极点。我估计是这十二幅画像，装裱简单，看似草率，又没有标签，一时把他搞蒙了。等冷静下来后，或许有人提醒，才改称「御容」，可他还是没有彻底弄明白，不敢具体写上名号。他只要再往下想一想，与雍正皇帝合葬入泰陵惟一的女性，只有皇后那拉氏一人，既然能写上「御容」，除此还有谁呢？从这里可以证实，乾隆皇帝弘历不但知道这十二幅画像的是谁，而且还知道画的是同一个人。

关于这套十二幅画像的名称，我认为称「雍正妃画像」或「雍正时期美人画」固然不妥，但是称为「雍亲王妃像」更不妥。按清康熙时期的典制，皇后以下分别是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亲王的妻妾，则称福晋、格格，福晋分嫡、侧。胤禛在亲王时，有嫡福晋那拉氏、侧福晋年氏、格格耿氏与钮祜禄氏（弘历生母）等。嫡福晋那拉氏不但是康熙册封的，而且还是他指婚的。弘历在亲王时的嫡福晋富察氏，则是胤禛册封的。由此可知，亲王的妻妾，未有被称为「妃」者。亲王妻子称为「妃」的，只有明朝和明朝以前才有。如有，那也不过是沿袭前朝习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上不了正盘。所以称为「雍亲王妃」不合适。依我之见，还是用《胤禛围屏美人图》较好。因为这件作品，是以真人为模特的艺术创作。其中有写实，有夸张，还会有虚构，就不是单纯的肖像画了。像画面背景中悬挂的书法条幅一样，诗是胤禛作的，字是胤禛写的，可落款有的用他的别号，有的则托名古人，真真假假，藏头露尾，扑朔迷离。认识胤禛的字，和了解胤禛诗的人，就会知道其中奥秘。我想画也一样，当它摆设深柳读书堂的时候，凡胤禛周围熟悉的人，都会知道所画的是谁。既然胤禛自己叫它「美人」图，大家也都会会心不去说破。乾隆弘历是心知肚明，所以他将画像与父皇塑像和画像一起藏入金塔时，也就不再增添标签之类的说明了。以至于恭亲王奕訢乍见时，称之为《前朝宫装画像十二张》，就差一点叫作《美人图》了。❶